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十

初學集卷三十一

牧齋全集第一種

序四

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治生以萬歷乙卯謁義仍於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義仍告許生曰吾少學爲文已知訾警王李搢搢然駢枝儷葉從事於六朝久而厭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汜濫詞曲蕩滌放志者數年始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曾王之學而吾年已往學之而未就也子歸以吾文眎受之不蘄其知吾之所就而蘄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謂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興乎余聞義仍之語退而讀其文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義仍官留都王弇州豔其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弇州沒義仍之

名益高海內訾訾王李者無不望走臨川而義仍自守泊如也以義仍之才力
繇前而言之豈不能與言秦漢者爭爲擗摭割剝繇後而言之豈不能與言排
秦漢者爭爲叫囂墮突深心易氣回翔弭節退而願學於曾王顧又歆然不自
有以其所未就者勗余嗚呼此可以知義仍之所存矣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
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轡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
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傭目僦降而剽賊
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即而眎之枵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
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茁根荑屈蟠其源汨汨然其質態熊然蓋義仍之
於古文可謂變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會王也歆然自以爲未就
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
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
未至因以探極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余悲

義仍之文不大顯於世而世之浮慕義仍者於其所以爲文之指意未有能明之者也循覽遺編追惟其末後鄭重相屬之語而爲叙之如此

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天啓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爲忘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立宰祥符王損仲嘉興李君實三君子爲最立宰詞林宿素以書畫擅名一代其爲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爲晉宋間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信口訓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卽之不見其有可慕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淳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眞僞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三君子之集立宰已行於世損仲詩余所評定未知其存否而君實之集最後出余得而論次之余惟唐宋以來名人魁士以風流儒雅爲宗者若李汧公米南宮趙魏公之流其標置欣賞往往在勛名

德業之外無當於世用而世顧不可少焉者何也草之有秋蘭也木之有古松老梅也味之有苦茗也臭之有名香也於世用亦復無當而世亦不可少焉譬之於人倫其亦汧公之流也歟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唳近與塵壒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君實以進士起家官至列卿後先家居三十餘年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靜退如後門寒素其爲詩文翕山水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工書善畫似立宰博極羣書似損仲後有惇史叙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汧公輩之清塵者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爲眉目嗚呼來者難誣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矣君實之嗣子肇亨以余於先君有臭味之好使爲其序而同邑譚梁生狀其行事屬錢塘魯得之攜書來請皆以謂君實之文非余莫適爲叙也故不辭而弁

其首

劉司空詩集序

萬歷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謗抹摷以爲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外也譬之於山川連岡墮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靚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

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悼慄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劉咸仲雪菴初稿序

余與咸仲交二十年矣遭逢世故流離跋扈黑獄黃土錯互促迫短髮種種尙在人閒天南地北如吾兩人者無幾也崇禎初余免官出潞河咸仲以吏部郎家居潞河人稱咸仲朝齎暮鹽有今無儲急病讓夷推燥就濕鄉之人倚爲司命昆弟朋舊連床分榻日則更衣而出夜則典衣而飲余歎息告潞人中條山色蜿蜒數百里內無謂陽道州不可復作也余與咸仲先後下獄咸仲先得釋

來唁余於長安盡出所著詩文屬余評之余始知咸仲之詩文乃益知咸仲也咸仲之爲人眉宇軒豁心胸呈露意中無結轡不可解之事喉間無嗔咽不可道之語以君父爲天以師友爲命以文章山水爲日用飲食其爲詩文也亦若是而已詩文之繆傭耳而剽目也儷花而鬪葉也其轉繆則蠅聲而蚓竅也牛鳴而蠻語也其受病則皆不離乎僞也咸仲之詩文喜而歌焉哀而泣焉醒而狂焉夢而愕焉嬉笑嘖呻聲咳涕唾無之而非是也咸仲之性情在焉咸仲之眉宇心胸在焉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詩文其斯爲咸仲而已矣咸仲命其集曰雪菴雪菴者仲咸讀書之室亦以自喻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此士大夫之光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則其蕭索坎壈悲秋而廓處者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於斯時也天地閉塞水澤堅凍非夫高寒慘淡獨立而高臥者何足以當之余將携咸仲之集歸乎江南釣拂水之漁灣臥松江之蟹舍天寒歲晚孤舟簑笠焚枯煨桮咏雪菴之

詩而間讀其文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世無王子猷蘇子瞻此意誰知之者吾將
汎刻谿步臨臯而問焉

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
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
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
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
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今也生乎百
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膏唇拭舌訾議
其短長蜉蝣撼大樹斯可爲一笑已矣今之詩人有廣陵范璽卿異羽異羽之
詩清妍深穩有風有雅出入六朝三唐不名一家亦成其爲異羽之詩而已異
羽舉進士爲吏部郎人才國論儲峙胸中直道忤時以清卿引退蕭閒虛止若

無所與於人世者其爲詩終和且平穆如清風有忠君憂國之思而不比於怨
有及時假日之樂而不流於荒斯所以爲異羽也歟斯所以爲異羽之詩也歟
如必曰此爲六朝此爲三唐尋行數墨取異羽以追配古人則異羽之所以爲
詩者或幾乎隱矣余知異羽之深者也故於異羽之集成而序之如此余往得
異羽題扇詩有蹲石花閒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有埽花便欲親
苔坐刪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環吟咀於詩家有二范之目閒將倣古人團扇
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二范爲嚆矢焉在昔池塘芳草
之什蟬噪鳥鳴之句咸以么絃孤韻標舉藝林而後世則盈湘溢縹蕪累山積
此亦作者得失之林不可以不辨也

黃鶴嶺侍御游恒山詩序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固已昭然矣既已謠詠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矣古之讒人者

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避容城也以令旨四明之窘歸德也以妖書事所不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歟今也不然優容以縲之遲緩以老之紆迴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端使當之者如據蒺藜如緣藤葛全身則無路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伎倆窮神入聖斯可目共投爲麤材嗤斬蘭爲笨伯矣當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嘯臨流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之讒屈原疎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也東海君之託於游也澹蕩其跡以解衆也或曰屈原之所遇閻主也東海君之所遇聖君也昔之優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詈余矣東海君遺愛在三輔間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至相慰藉其與夫隲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閒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觀於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遠之事君此之謂也崇禎戊寅八月序

孫楚惟詩稿序

余舉進士出吾師高陽公之門吾師命楚惟兄事余楚惟方少年鸞鵠停峙踔厲風發余自謂當讓此人一頭地不敢以弟畜也楚惟既上公車荏苒二十餘年未得一第深思易氣讀書纘言其學殖益富而其所爲詩盈囊溢帙刻成屬余序之蓋自遼廣失守畿輔震動吾師援裴晉公故事自請行邊而中朝遂不復聽其入河北之賊未去晉陽之疑日積凡吾師所爲極難耳方吾師出鎮之日天子御門臨遣楚惟以佳公子韜弓珥筆躍馬以從嘯咭宿將袂首韓袴免曹而趨風磨盾草檄橫槊賦詩何其壯也已而中外掣肘進退唯谷釋晨昏溫清之憂而懷風雨漂搖之懼所謂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者一皆於詩發之爲楚惟者良亦苦矣唐之舉子淪落不偶往往歎歸燕之無棲惜雲英之未嫁悲憂窮蹇見於語言豈如吾楚惟氍毹車席帽馳驅戎馬之場懷鉛握槧叅預埽犁之績丈人長子之寵寄勞臣志士之心曲交并繁會噴薄於楮墨之間

然則楚惟之身雖窮而其遇則未始不壯也其爲詩亦豈如唐之舉子淒聲促節如蛩吟之發於蚓竅者可同日道哉天生吾師方叔元老爲國家耆中興之業而又生楚惟以相助之天之靳一第於楚惟者良有深意自茲已往楚惟之勛名與其詞章日升而川至者未可量也余雖老矣尙能握管以俟之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紫治詩稿序

吾師高陽公之第五子曰鑰字紫治與其兄弟掉鞅文場互爲渠帥紫治尤富於著述所刻詩多至數十卷自吾師以黃閣元老再出視師紫治兄弟挾矢簪筆更番省侍己巳之役從征不及浮海而東佐吾師艱危拮据以成收復之績故其詩多沉雄感激有古勞人俠士從軍征戍之風而余讀之則重有感也東便門之事七十老臣一日而就道七日而趨朝一日夜而旋出國門便門之外虜騎充斥單車夜行其得免者天也先是余以枚卜被逐羣小懼吾師之入而

爲吾地也當是時聖天子方急虜而羣小急余急虜則吾師朝以入而急余則吾師夕以出此其故蓋難言之矣幸天子神聖功狀著明中山之謗雖滋而東山之勞未泯不然豈不殆哉古之人嘽一飯之德感一言之知必將殺身以自明刎頸以相報以余之不肖當吾師出鎮之日不能裹糧荷殳從幽并健兒與奴酋接踵而死覲然甘寢飽噉晏晏居息自屏於菰煙蘆雪之間讀紫治之詩觀其涉波濤冒鋒刃其將父之急而報國之殷也能不媿哉軍旅之事呼吸萬變非親在行間者不能深知老臣持重又嫌於自伐以掩朝廷故奏報往往不能盡什之二三紫治作過庭引叙四城匡復之詳伐交用閒老謀壯事髣髴可以想見昔范文正之長子從其父於師中與將士臥起備知其勇怯情僞文正以此能得將士心繇今視之古今人豈相遠哉余序紫治詩以謂吾師父子之閒有關於軍國之故忠孝之誼世之採風者可以考見焉而因及余之所愧者使後之人亦或俯仰一歎幸吾師之有子而惜其無徒也崇禎甲戌九月序

孫幼度詩序

戊寅之春余病臥請室同縶者聞邊遽驚而相告余方手一編詩吟咀不輟挾筴而應之曰以此占之奴必不爲害告者不懌而去居無何邊吏以乞款入告舉朝有喜色告者復問子所誦何人詩詩何以能占虜耶余展卷而應之曰此吾師高陽公之少子名鉅字幼度之詩也吾師爲方叔元老身係天下安危諸公子皆奇偉雄駿屬橐鞬握鉛槧以從公於行閒作爲歌詩往往風發泉涌流傳人間而幼度其後出者也幼度之詩有光熊熊然有氣灑灑然一以爲號鯨鳴鼉一以爲風檣陣馬雜述感事之作憂軍國思朋友忠厚憐怛顛顚宛篤非猶夫衰世之音蠅聲蚓竅魍吟而鬼哭者也今夫吾師者國家之元氣也渾淪盤礴地負海涵其餘氣演迤不盡而後有幼度兄弟而後有幼度兄弟之詩徵國家之元氣於吾師徵吾師之元氣於幼度之詩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幼度之詩殆亦國家之餘氣也純門之役師曠驟歌北風而知楚之不競於晉

斯可以覘國已矣而又何疑焉告者曰子之言則善矣古者師能審音子非師而效師之歌風也何居嗟夫余固世之僂人也幽囚困踣懂而不死余雖有目無以異於師之瞽也鄭之師慧過宋朝而私焉曰必無人焉余之來也歸死於司敗不敢造朝未知有人焉與否羽書旁午病臥請室無已而以歌風占敵自附於子野子猶以有目靳我不亦過乎告者憮然而退遂次其語以序幼度之詩

孫靖自文

往在史館與莆田曾霽雲共論館閣之文霽雲曰當今不得不推高陽爲第一其文熊熊渾渾元氣磅礴非章句瑣績之徒可幾及也余以爲知言今年夏楚惟之子靖自郵致其文辭就正於余余觀其氣象宏博脉理沉厚高華駿朗稱其爲吾師之孫楚惟之子而益歎霽雲之言爲有徵也吾師之文其大者爲高文典冊籌邊斷國固已著竹帛而垂夷夏其小者則殘膏賸馥猶足以衣被海

內沾丐作者此天地之元氣渾淪磅礴非有使之然者也鍾水豐物源深流長一發而得楚惟兄弟再發而得靖自黃河之流千里一曲不觀於崑崙天柱豈知其委輸分逝之故哉韓子叙北平王之三世稱王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而其孫則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夫繇龍虎變化以至於瑤瑜蘭茁家門之盛固足稱道而元氣則已薄矣今靖自與其羣從森秀玉立而其文詞瑰瑋奇偉龍虎變化傑魁之氣鬱然不少衰落則不獨吾師一家之元氣而國家昭融敦厚之福培養於百世者未有艾也余故喜而書之

楊澹孺詩稿序

應山楊清澹孺與其弟漣文孺並以才名鵲起溷漢閒文孺登甲第歷官憲府而澹孺以老明經爲博士弟子師少陵不云乎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一旦於澹孺兄弟間見之澹孺夷然不屑也入學鼓篋褰衣博帶與學者譚先王講道德以其閒携軍持奚囊探奇問勝嘯歌賦詩用自娛說而已澹孺